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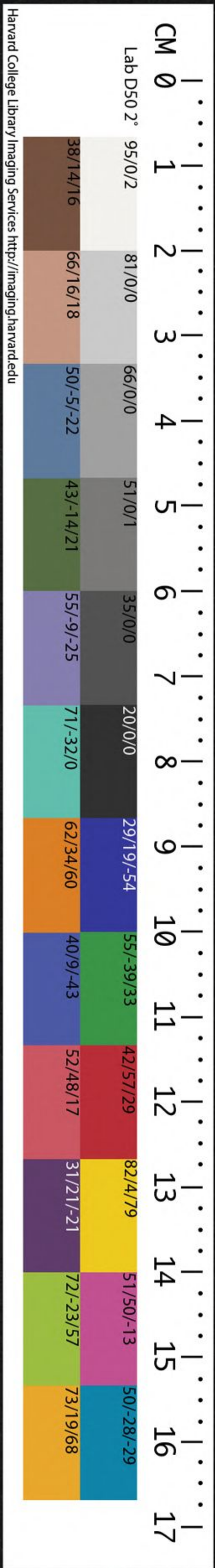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 3050 12281~~

3041 12274 (19)

三四









名山勝槩記

卷之二十九

湖廣三

書衡山禹碑

王世貞

游衡嶽記

顧璘

游衡嶽後記

顧璘

游南嶽記

李承箕

游南嶽記

應良

游南嶽記

湛若水

游南嶽記

袁袞



湖廣三



游南嶽記

譚元春

南嶽記餘四條

送廖道士還衡山序

韓愈

送林上人游衡嶽序

李白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李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元結

游石鼓山記

范成大

游回鴈峰記

董傳策

游秀巖記

王淮

天門山銘

李白

石帆銘

鮑照

冰井記

二之術  
五之釋

吳國倫

剪石文

譚元春

夷望山考誤記

楊嗣昌

游德山記

袁宏道

桃花源記

陶潛

築桃花源圖

倪元璐



尋桃花源序

李白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書衡山禹碑

吳郡王世貞

禹碑在祝融峯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挈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荊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書此碑流跡已久不當參以蟬螭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



可曉者予直以爲卽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  
而用脩所謂龍畫傍分螺書扁刻不啻倍屣嶧山瑯  
琊也留此以冠諸刻

禹縣亦稱嶧山地險谷合一本山麓辨水迥不同  
吳郡王世貞

遊衡嶽記

吳郡顧璘

嘉靖丁酉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  
楚維十有一月巡方問俗自長沙赴衡期謁南嶽屬  
雨雪沍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照若  
春半念七日厥明同按察副使姜君儀謁奠于廟訖  
事乘筍輿由中嶺登山過集賢峯麓望胡文定書院  
不及謁訪鄴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潭逶迤以上水  
聲溼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峯揭在雲表諸嶽



嶮峻嶒如他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卽所謂七十二峯也問從行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續續如行蟻漸陟霄漢人不自覺午至半山亭飯間所謂祝融峯者尚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絕夾徑多竹頭積雪披壓撥塞履危凡幾陟降乃見祝融兩尖猶未卽至盤旋半厓度飛來船石觀宋徽壽嶽大書再經觀音巖則寵窅累寄竒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絕頂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尋大

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壁題名過會仙橋立懸厓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戶牖僧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高可想翌日黎明被貉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竒莫能狀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一二日皆若此不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夫五嶽名山也歷人甚衆相傳爲故事者特鮮將難其稱然乎泰山以孔



衡嶽記  
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  
三呼萬歲之事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  
武天王也其尊大實重于嶽苟有寄託則交賴以爲  
勝故傳不朽何必事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  
開雲朱張霽雪二事其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  
誇詡欣艷張爲七十二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  
乎其人哉璘今日之遊較諸三公之跡若猶有奇焉  
者然過則泯矣實以璘莫爲之地也然則人士微眇  
欲馳聲千載事豈在大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

游衡嶽後記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嶽之游不至祝融  
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嶽  
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芙蓉四峰導予望之仰面  
極視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旣歷  
香爐道間則四峰之椒皆與身等方詫步履在空外  
及坐半山亭乃下指諸頂疑前舊見非是也至登祝  
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  
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



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  
外尚遠乃嘆寰宇所周僅當天地之中耳再尋天柱  
諸峰皆培塿丘垤隕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二  
萬丈豈其然乎然靈巖怪石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  
阿林坳之間可一覩而窮未足言邃明日乃下西嶺  
歷南臺出諸峰至平地迴望蒼鬱始若不可量復陟  
某嶺入山尋方廣之道峰迴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  
嶂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澎湃聲自遠  
至中多菖蒲水草青被石上兩厓橋木挺生陰若洞

房日照弗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生含萼未吐自  
午達昏上下坡陀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復極  
幽粵高山壁立類城廓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名  
山懸正殿額假榻間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寺僧云自  
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夫然後知衡  
山之邃乃若此也

知情不在勢深於岳理



河南嶽記

明李承箕

予往年嘗游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峰每峰一日  
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還庚申十一月予還  
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峰魂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  
分治蕃府涂半江憲府鄭大石彼此同襟神孚其契  
自是月之晦日禮神嶽祠祠南左爲雲開堂余公居  
之右爲雪霽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爲光嶽道院子栖  
焉會天宇新霽人人自覺神形快捷由東北觀水簾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書或草書，但難以辨認。可見其內容與左頁所記之事有關。



游南嶺言  
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  
吾不能明目極心醉而去由西南歷諸峯卽上封冰  
雪凝樹風撼樹如甲馬聲冰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  
食之予曰無乃冰齒寒乎大石曰此所以厲乎腸胃  
也上祝融峰下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下上鳴軒半  
江曰登高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  
爲比和洞有王野人業籬桶大石使召來萎黃鬚髮  
單弊苧衣問之已獨居洞三十餘年又問汝何爲者  
見何境界耶曰非釋老不知爲善惡何境界見耶大

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侵晨  
踏霜管觀初日於扶桑臺風泠泠四至兩耳若著針  
鉞進卮酒飲之西行奪篁竹歷鷄鳴巖馬祖菴菴西  
天柱峯有僧巖居食生菜百結衣如粟穗見人卽膜  
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飈輪予不可追  
獨觀南臺寺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蘧廬乎南臺  
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省夫靈源勝迹曾幾  
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廉輩醉卧其間又  
誰復識之耶爲之一長嘯諸所過不復磨巖題名厭



游南嶽記  
近名也故凡峯巒巖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紀載于  
先民者悉畧之云

應良游南嶽記

嘉靖甲午夏四月良以進賀北上初七日次衡陽  
故人邑宰彭君石屋來訪初八日肩輿往君已待開  
雲樓同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謁廟下禮畢雨復  
霽喜山靈之歆隔也自麓由北崖而升中途有半山  
湘南諸寺湘南有僧閉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  
銀海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

文柱前堂後寢皆佛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神祝  
融氏之神二牌位此蓋前代所必有而後漸湮缺典  
也君以爲然稍北爲觀日亭稍西則太湯泉石檢引  
泉不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饌尋泉之源凡一里則  
爲絕頂衡之高極于是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  
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泚蒼可見東連江閩南撫  
八桂五嶺皆入掌圖中而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  
近雖未窮極躋攀固在目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  
岷峨滇貴至廣右象郡之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



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從而來  
至衡陽漸起响嘯諸峰峙爲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  
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爲湖南諸郡國以止于  
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一本萬殊之大槩如此  
翌日下山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奇清絕抵麓  
詣集賢謁群公先正瞻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張  
紫巖故丘文定五峰紫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攷惻  
愴躊躇慨然興嘆又嘗聞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  
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極老人星氣

願久留顧王程有嚴不敢稽也維恒岱嵩華分總  
直隸山東陝洛五省而衡嶽獨治十省蓋與南畿楚  
蜀江閩滇貴二浙二廣皆古全楚舊域地之廣大迥  
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靈故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  
擅北條之勝殷商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勝唯  
我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總條貫視古獨盛宜乎  
億萬斯年與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河



之南北論然則衡之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嘻茲未之前聞請紀游焉

湛若水游南嶽記

嘉靖甲辰九月庚子至衡山縣宿于安保觀是夜沐浴以俟厥明行事由縣道夾松桂桂香襲人辛丑晨興詣嶽廟及午蒞牲祭告于南嶽之神止宿于開雲堂壬寅經廟而西北出于廟後右過胡文定公書院入門瞻像儼然二子致堂五峰配焉再拜而出興卜筮之思觀其左有山一枝垂下如龍伏然道士曰此

前衡嶽廢觀址也鞠爲莽草久矣遂定卜爲書堂爲終老計遂退行就大路躋嶺而上而北右傍石泉泠泠出于兩山之間道士曰此所謂絡絲潭也此祝融峰之泉來達廟下者也其上有峰高出于右方曰赤帝峰左方曰香爐峰赤帝之上右爲紫蓋峰予曰名峰也盍登焉道士曰此峰直立無路可階可望不可卽也問其西一峰曰石廩峰也又行而上度一石橋曰玉板橋也又扶而上路稍平時風大作吹人欲躓予竊曰此豈祝融君以試我耶雖排山拔木吾徃矣



又前至所謂伴雲亭小憇焉有小橋曰此迎仙橋也  
浮雲薄散日光布煖又前而上道士曰此祝高峰也  
予曰此上回雁峰也人以衡州之山士夫之東西過  
者便于登覽故謂回雁峰道士曰祝高高與紫蓋等  
矣道左之坡有大石卧焉長可丈餘又扶而上篠竹  
蕭蕭竒花的的至一小寺焉問之則半山亭也又曰  
舊紫蓋寺也霧雨霏霏復作饌旣須臾復霽日光下  
漏雲靄漸開則又從右而北過兩山一堰如橋然或  
曰此非仙橋乎即又北行而上山石一石如鼓爲小

木之根所破予曰以柔破剛氣之力也又前而上則  
又霧雨霏霏役者曰此雲霧也非雨也高山之常也  
即又前至三义路曰此湘南寺近修復之又從佛殿  
之左棧道而上方丈小憇焉時已在雲霧之表岡風  
作寒曰往矣即引至方丈之右觀貫道泉泉出于大  
石之下傍有竒草葉如紫鳳之形問之曰山紫蘇也  
與世所產迥別下至义路由右而上有大樹密林上  
蔽于天升降幾十里僧曰此入祝融可四五里從者  
拾菌于道傍持以獻僧曰此過八月則不可食食則



傷人卽又前而上過獅子石石下有泉流出則又有  
三义路焉一至祝融峰一至玄明洞洞僧饋茶于义  
路雲霧漸開午至祝融峰上封寺及暮宿焉玄明洞  
僧楚石來見予曰玄明洞何如駱君舉曰爲其前無  
蔽障耳雞鳴上頂見日浴癸卯晨興從寺後小徑夾  
篠竹雜黃白野菊行不能七里至望月臺題名于石  
道士又指其西一峰口此芙蓉峰也下由义路至玄  
明洞大書二詩留刻石壁下過祝先堯率二寺小憩  
遙望二峰插天曰此天柱峰也又五里至南臺寺宿

焉時則大霽與上方頓異是夜風鼓松杉聲如大海  
之波濤然甲辰下南臺過飛來石下退道坡坡六百  
二十一級皆一石爲之右傍觀金牛跡是夕還嶽廟  
乙巳視沈都憲所爲白沙先生築書院未成之址是  
日重九遂往登高于朱陵洞洞宮觀皆化爲田禾黍  
離離側足扶竿過石徑乃知瀑布觀冲退醉石作詩  
題名刻石乃下訪壽寧宮而還丙午猶定精舍之卜  
于衡嶽之墟厥明游方廣以路險遠雞鳴秉炬而行  
良久旭日東升漸入險路崎嶇萬狀屈曲真如羊腸



然必去轎易以竹兜手自植小葢乃可行也役夫告  
難予曰行也行則不難又告曰遠予曰行也行則不  
遠初登山下若彼濯濯曰此非以近人見伐乎又行  
而上而頂見大木參天曰此非以遠人而存乎至方  
廣寺則見寺坐蓮花峰如蓮心旁圍八峰如蓮瓣然  
曰幽矣遠矣盤鬱矣然而名爲方廣未見方廣其蓮  
花菴乎遂謁朱張之堂而坐焉大書其扁曰嘉會是  
日遂下宿于嶽廟辛亥游黃庭觀道士指右旁大石  
曰此魏夫人坐石白日昇天處也問鄴侯懶殘之居

道士曰遠且榛塞無路曰明當訪之

### 袁袞游南嶽記

四月十一日至衡游迴雁峰峰卽衡嶽七十二峰之  
一也十二日至衡山大雨十三日謁南嶽廟廟在縣  
治西三十里至嶽廟風日開霽旅愁豁然廟在衡麓  
下清泉繞除古松夾路換肩輿趨上封寺寺在祝融  
峰頂去廟三十里山路陡絕飛瀑爭流行十五里憇  
半山亭下瞰潭嶽衡湘河山如繡過此石磴愈峻輿  
人皆肩扶魚貫牽纜前驅路旁多高松惟木珍草奇



游南嶽記  
花香馥穠郁莫可名物上半山亭五里卽雲霧冥晦  
咫尺莫辨陰風凍雨令人毛髮灑淅又十里始入上  
封寺又三里登祝融絕頂謁四大開山祖師像觀捨  
身崖坐會仙橋飛巖絕壁下臨無地而虹梁跨其上  
信非人境也轉望日臺俯視一氣溟濛了無所覩望  
中可辨者紫蓋芙蓉天柱三高峰而已飯罷下山過  
觀音巖訪楚石和尚由西路歷祝仙菴雞仙巖澗道  
飛泉山僧皆鑿石剝木引泉而飲至此忽開霽如初  
仰睇祝融在雲霧中恍若九天之上回塗飯南臺寺  
寺頗幽勝去祝融已二十里又十里下嶽廟寺歸  
舟中漏下已一鼓盡秉燭記之



游南嶽記

景陵譚元春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爲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欲之嶽於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戀其清次江潭盟周子以靜游周子許焉譚子曰善游嶽者先望善望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兩望於淥口月望於山門皆不見譚子悵然都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抵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於縣之郊菴雲頂一二片綻者的的見縹碧又望於道中萬嶺皆可數然



是前山非郊菴所望縹碧者也道中多古松楓色綠  
其旁聽觀如意行三十里入嶽坊雜木亂植新葉洗  
人步尋集賢院廕松息竹一僧瘦淨良久始啓扉問  
周子何來蓋周子少時讀書院中扁尚有周楷姓字  
是日意有餘再往水簾洞越陌踏澗澗中亂石流影  
閑花開之舉頭見山巖間忽忽搖白光者水簾也水  
傾如簾霜雪同根下坐冲退石且卧焉以仰察其所  
飛返於廟天乃雨明日又雨登峯者危之驅車而上  
不雨及華巖峯晴在絡絲潭及潭晴在玉板溪及溪

晴在祝高峯若與晴逐者紫雲洞以上泉氣白墳絡  
緯軋軋潭名不謬過潭無不泉者左右交相生或左  
右隱或左右微斷惟玉板橋左右會草木陰其響離  
橋南折頻上綠影小憇半山亭游者頗自足香鑪獅  
子南臺諸峯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再上可折入  
鐵佛菴矣曰留以快歸路又上則湘南寺意不欲往  
遂不往惟一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  
此以上雲霧儼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僧莫  
能自必譚子每值平臺頻納晴朗所曾經危聳已有



南嶺言  
岡焉者有壑焉者矣廣疇細畝水微明如江江水亦  
莫能自大出丹霞門外望又有異同矣漸仰幽徑穿  
草木花竹行有檉松拙怪可笑顧周子而笑之踰北  
斗嶺嶺盤爲星數步一折足不遑措頗以此生喘轉  
尋飛來船石衆石支扶一石翱翔甫定啣尾臥其上  
人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自有葉望  
講經臺甚了然遂不往取舊路邊山而下指隔山上  
封寺道有級趾趾斜垂蟻影游人與雲遇於途雲不  
畏人趾窮坦然得寺僧火於衲客依於罽是時春

交候有虫無鳥亭午弄旭澹若夕照由寺後上祝融  
峰頂新菴舊祠仙往客來四顧止有數人數人止各  
秉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  
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極意形狀之轉  
不似譚子顧周子語奇光難再得願堅坐以待其定  
周子許焉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  
萬雲乘其罅遶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  
爭以青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一  
縷白譚子持周子手不能言右下會仙橋是青玉壇



也橋垂空外架空中石老松矯首橋下倚試心石不  
可以咫尺乃復過上封見岐路幽翠髣髴若有奇欲搜  
之僧曰此下觀音巖矣留爲明日南臺路宿諸寺雲  
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晨趨望日臺艱難出淺  
霧于天海之間稍焉日脫於窞山山雲洗乃搜所謂  
幽翠若有奇者觀音巖也寺閣光潔有泉鼎鳴自幽  
徑左行忽得來時路祝融追隨下鐵佛菴乃不見此  
皆所謂後山也菴以下爲兜率菴下極復上爲已公  
巖稍上卽又平爲福嚴寺惟獅子天柱相從最遠左

方溪澗溝塍時時宕人眼因思來時路南臺左翼所  
峙者香鑪獅子赤帝諸峰所望者特右之溪澗溝塍  
雖南臺火無昔觀要當補爲歸路也出南臺松徑豁  
整如前初入衡山道想其未火時譚子悵然已復自  
解游人各自有會如所憇兜率菴大竹桐如笋皮半  
脫泉喧喧靜其右僧引入閣上聽泉晴天雨注凭軒  
對天柱峰峰氣靜好可直此一來耳下退道坡坡盡  
榛楚荒寂處有閣觸目知爲紫虛閣跡之道士樵扁  
戶攀檐端接魏夫人飛仙石石盤空外勢出香林高



南嶺詩  
松寒覆而溪聲曲細上合其濤道士既不歸予亦去  
與周子訂方廣游周子許焉於是遂以明日往初行  
平壤十餘里溪山效韻望昨所爲諸峰皆不見無論  
祝融陟嶺得疎林云有須彌寺意不欲往遂不往須  
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有  
壑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光  
中又有飛流雜波流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內  
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草樹響  
萬松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叢則兩山映之使

暗崖石森沈多如幽齋結構至於水蒲溪毛宛如公  
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半道緩  
行蔽翳間左右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肅  
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此山中太陽易夕  
壁無返照小憇嶺端望之蓮形若浸暝投方廣寺林  
火鴻濛泉鳥驚心僧引至殿旁折入禪栖廊下忽度  
橋泉聲又自橋出所宿處聒聒然與來路莫辨曉起  
卽出寺西由林泉夾道中過洗衲池梁惠海尊者洗  
衲處一石卧水面旁守以大石亂流滙瀉聲上林間



石去地數寸耳不能簾而亦依稀作簾光稍進爲尊者補衲石近人因其勢上置臺題曰嘯予易以戀響戀響者戀洗衲以下水石樾薄之響也然亦任人各領之又西高徑山開可入天台寺意不欲往遂不往惟坐起林邊水邊自西歷東低回澄竦而已如是者三往返俗人知好僮僕共清乃出方廣路天乃雨影響無一增減但初至重徑略有異同當此之時虎奔跡鹿爭途猿啼一聲卽止蝶飛無算似知春盡者譚子悵然明日不雨乃出嶽善辭嶽者亦逐步回首

望之

南嶽記餘四條

予自遊嶽歸身并于雲耳屬于泉目光于林手繼于碑足鍊于坪鼻慧于空香而思慮冲于高深在麓山寄書敬夫先生曰一下山來宛若被謫者此出自懺恍昏默中實歷之語予問之伯孔亦同儻嶽返者皆然耶

又

南嶽詩古今佳者不過十餘首獨子美望嶽詩爲冠



南嶺記  
記尤寥寥宋元人題名碑文皆不稱意徽廟所書山  
額二三筆意亦未遠李北海嶽麓碑字頗佳恨太似  
聖教尤可厭者兩刻禹碑偽作蝌斗形惟梁元帝九  
真觀碑詞有簫鼓騰空烟霞相接星辰奪彩燈燭非  
明隱淪之車晨至西盈之鐘夜響等語清玄非文士  
所及我高皇帝祝文尤豁達光昭度越前人其言  
曰神有歷代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  
神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  
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

不敢加號

又

予與孔伯下峰宿上封寺山僧雲居遊人雲輔日之  
將夕見雲方往來未定而僧遽闔戶予不覺閔然念  
其出入之難勸僧者久之有山雲出入艱難際莫便  
關門此念深之句子在下界望雲如慕勝流旣得與  
之同處安忍聽其扼于人也予旣書新詩刻石寺中  
復題數語于去後

又



方廣之妙在路徑如海潮籃筍如舟楫而又皆覆于空青曲陰之下行二十餘里如一步不獨在寺也然在寺中亦如海潮如舟楫又與二十餘里如一步是則竒絕予初欲撰一方廣記後乃乘筆墨之便遂合爲一記詩亦刻石寺中以我倚松意知師洗衲心是文作與石刻異四字

鮮滋

送廖道士衡山序

唐 韓愈

五嶽惟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而高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邠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邠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



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意。必有魁竒忠信才。德之民。生于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于其別。申以問之。

送林上人遊衡嶽序

唐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日在天。朗然獨出。旣灑落于彩翰。亦諷誦于人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憇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巒。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攜遺歸蹤。百千闕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



送林洙復嶽  
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于  
台山遠公托志于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  
搖心青楓夾岸日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唐 李白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  
浮雲自謂德叅夷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  
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  
嶽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  
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  
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  
用辭翰炳發昇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



送真島後  
用鯤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邨國之  
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寡譴許爲  
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屬明主  
未夢且歸衡陽憇祝融之雲峰弄茱萸之湍水軒騎  
糾合祖于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劔舞增氣况江葉  
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爲  
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也

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唐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  
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  
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  
起餐霞之孤樓練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  
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  
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  
魂曉飛度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



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而贈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唐 元結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盪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嶽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者耶。子去爲吾謀。于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朝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  
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緣山謂之  
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  
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  
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峰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  
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有此峰  
預南嶽七十二峰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回鴈峯記

明 董傳策

閏七月二十九日晦舟次衡陽之蒸江郡少府與其  
倅羅郭兩君訪貽衡嶽志且謝綠淨不能縱衡嶽之  
遊兩君因相顧語余曰在昔胡邦衡過衡山不登以  
避人故而韓退之朱張二先生顧不憚凌雲雪遊焉  
公今病而遊遊而不使邑宰知殆兼之矣余笑曰遊  
適興耳奚必古今人兩君去余翻嶽志卽所遊景猶  
宛然在目顧獨以闕登祝融峰爲障僧夢也復私自



念當遊峻嶺時俯瞰塵寰漫若烟霧迺今浮生又涉  
此耶隨與吳子周山人李生登岸訪石鼓書院院爲  
唐隱士李寬讀書處宋淳熙間始建先師燕居堂蓋  
卽七十二峰中岫嶠峯也卽入謁先師像復從左而  
入有祠三楹中供晦菴南軒二先生左右供黃勉齋  
李寬及宋隱士李士真諸像就其中拜而出復從左  
而入有合江亭當蒸湘兩水合流處亭祠韓昌黎其  
上爲仰高閣面刻韓題合江亭詩南軒書余遠令墓  
得一本藏之舟中因對韓公及朱張兩先生像

悟僧夢之非凡抑三先生神靈固鑿琢我也援筆題  
壁而韜其名已乃移舟廻鴈峰下登峰入寺次張子  
壁間韻蓋已先渡五六日云寺僧安正邀憩竹房殊  
清致因持冊索詩許之而劉縣令復來訪致兵憲程  
君書亦獨以三先生期我也雖一時致語猶不旁引  
及異哉異哉夜與吳子醉卧僧房中周山人李生各  
爲歌詩一章時秋色皎然風颯颯響竹際聽之忽有  
鳴鴈聲余起坐顧諸君曰回鴈峰前聞鴈亦奇事抑  
今鴈回而征人猶萬里也宇宙無窮古今若旦暮迢



渺天涯所玉成何事吳子爲之憮然因披衣歷山級  
而下於時一望衡境咸收入顧盼中吳子遽以爲勝  
觀而余顧渺然隘小之豈岳峰景界猶未忘曾臆耶  
抑仙凡遠近卽真眸子亦自不同視也余以爲可喻  
道乘漫并記之遊記庶幾三先生其稽我焉

游秀巖記

宋 王淮

臨武縣南十有五里有巖焉在官道之右石巖嶄然  
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於左穴爲  
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奇復入於右穴巖之  
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厦然中高而平豁然  
明曠可坐數百人其奧則轉而右遠邃而黑燭之以  
入宇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  
東北隅攀緣而上漸高而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



天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甚衆巖之石溫潤如璞  
其形如鍾磬如鳥之企獸之蹲其流石如芙蓉之倒  
垂雲氣之屯聚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奇怪變  
態殆不可狀夫黃山谷謂淡巖天下希茲巖之怪奇  
無以異也而爽愷過之至于大溪出于穴而復入于  
穴非特淡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淡巖在昔無聞卽  
元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爲倅游焉  
而始知名至黃魯直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  
溪雖僻陋而通路於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

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爲  
宰因勸農至焉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爲斯巖重且名  
是巖者出於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  
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摹而饒諸石以  
爲之名庶籍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天門山銘

唐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  
如鯨張鱗。惟海有若。唯川有神。牛渚怪物。日圍車輪。  
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  
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  
無德匪覩。



天門山詩

宋 鮑照

石橫錄

宋 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深地紐上獵。星羅吐相引漢  
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藹積廣連溲。  
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鬱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蹇貞視晦坎水。巽木乃剡乃鐘。既剡既斲。飛深浮遠。  
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  
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鶴。



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採龍鷓。  
覘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舍圖，命辰定歷。二嶠虎口，  
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  
衡石頽籬，帝子察刳。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  
敢告訪途。

雪山氷井記

武昌吳國倫

往歲友人以白磁缸一口見遺，體圓而資極瑩，澈高  
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  
與氷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蓋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  
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高倍之，客不自知  
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斲其初  
而天造奇形，故在巉巖礪砢，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  
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烟出雲之狀。卽小山賦不



盡其奇矣因以布十疋易之客大溢所望而去頃予  
抱病溽暑喘息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水井不可得  
囚取玉華石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磁缸置右而實以  
清泉名之曰水井乃布竹榻其間坐卧焉遂覺暑氣  
漸微涼意漸洽間起而摩挲之則翛然山欲雪井欲  
冰也已而自笑曰炎方六月何自有冰雪哉夫霄壤  
之間凡可強而名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  
亦借也豈惟拳石勺水爲然仰積氣而爲天俯積塊  
而爲地皆強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  
又何一物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水井也亦  
其形而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  
霜也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冰乎客有聞予言而  
歎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真之爲借借之爲真矣客知  
言哉



載龍渦剪石先往寒河文

竟陵譚元春

崇禎五年十月鵠灣人譚子元春過襄之宜城縣門人輩擁高肩輿至漣泗洪尋石於所謂龍渦者得一石高可五尺掘其根又得石人烟雨旣淡歲月無物空中多竅獨秀沙隈且巖壑四向奇非一面青白露出色非一碧予所見太湖靈璧諸石奇勝猶將見之也因思致之寒河人皆難之曰吾宜城人愛是石者多矣咸力致之而義不出山君何爲獨能於是屈氏



兩門人奮然出。僮指千許。爲牽挽。移上歸航。舁石行  
十五里。犯朔風。越嶺度墟。如趙景興之往歸嵇公也。  
石重航不任。又具一舟載之。予旣飛書報襄太守。唐  
公司理江公。令尹李公。將以是月晦日。載至園居。而  
予復貴酒脯楮香。出漢津古河渡口。先送之歸。其詞  
曰  
丈幸歸我。與羣石別羣。石不知安。其頑劣。我有林園。  
萬竹百花。丈姑先往。遠赴汝家。家有雙鶴。見丈必舞。  
鳴於峰巒。丈爲鶴主。我有萬卷。與酒逢迎。携讀丈

丈爲同盟。丈往登岬。暫蹲門裡。待我西歸。位置深  
靜。察神思淵淵。有在敢混草木。以致噴怪。主人可  
老當不浴寧。似米顛袍。笏相辱。丈生渦中。素有奇名。  
爭輦致之。丈終不行。有大力人。怒而致子。十牛千夫。  
汗憊欲死。胡我來茲。宛如舊識。舁人騰踴。有趾無力。  
愧我精誠。格不至此。旣謝山靈。又托江水。慎汝前途。  
冬河欲涸。庶幾歸來。金置丘壑。



夷望山考誤記

武陵楊嗣昌

余觀海內水中之山無不名者龍門底柱小孤大孤  
金山君山之屬以大特聞至灩澦堆片石耳而沈牛  
戒馬聲雄自昔吾郡之有水心巖奇險相敵而膚色  
神檢不啻過之韓退之詩法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  
蓋茲山實有之矣余每恨其無佳名但曰巖耳巖耳  
殊爲俗目偶讀水經注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  
流浮嶮四絕意此八字非此巖不足當之然尚不敢



的指以爲是及讀其下又云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  
山遠注沅乃始躍然知吾前日青巾赤腳並山而入  
遊泳貪徃而不返者乃夷望溪非漁網溪也夷訛而  
爲漁望訛而爲網此音之最近無可疑者使吾郡人  
一至此巖歸而讀注皆能辨之不必余也而自余辨  
之則余之一快且余不直自快而深爲山靈快蓋失  
夷望而得水心茲山覆盆久矣余幸爲洗之以還舊  
觀自今以徃夷望之名直與龍門底柱諸山爭其古  
與余時杖策再遊當酌酒爲賀山真有靈亦宜皆

言以謝我茲不可以弗識也五月二十二日巳卯重  
題



遊德山記

公安袁宏道

甲辰夏月予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  
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德山  
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余適有便舟遂  
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  
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  
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  
委巷崖綠翳日有丘焉如覆鐘樹蔽之根孳孳若瘦



臂擎石而上兩巒之凹爲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峯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爲澗再爲院爲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竒大辟如阿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卽峯頂頂有善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

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爲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覓諸竒如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可亭法堂西之小淨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濶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爲僧郵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畧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



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  
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超  
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跋卜築桃源圖卷

上虞倪元璐

觀夫三士致謀五丁畢力狩峨青于別磴延岷泚于  
旁瀾鈴雲轄霞雕巖繡壑與文詰曲別味鮮清誠山  
典之殷盤景筵之瑤柱棲其界者苟非八叟定亦夔  
童將皆分陝仙凡割溝玄白然而其靈不闕道亦以  
章昔之三程躍其池鐵今則二尹著於宮鐘夫踪絕  
漁樵而大夫去之役戎馬之場代沉魏晉而文學就  
此探天人之策原其飛光淝水通隱金門非爲抱梁



固足貴也。若所招招，何其磊磊。或才方，或濳國，有陳子之霞舒，或名已傾都，爲余生之雷响，各無滯骨，殊異枯禪。旣聖世之有桃源，卽酒人而可蓮社，故得貌其幽韻，體以文綃，則有應物之能，存形之手。加毛溪、頰、點、晴、石、眸、道、玄、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庄、之、狀、夫、使、處、則、境、皆、圖、畫、出、則、袖、有、雲、烟、非、夫、名、通、不、具、此、致、也。若乃尚平結遙盟于畢娶，宗炳開便法于卧遊，則不知武溪亦男女其中，華山有躡躡于外，而此二子倘亦情疎野鶩，心良真龍乎。

尋桃花源序

唐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



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  
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  
苑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  
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  
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  
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  
之

詞氣豪俊

錄桃源畫記

唐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  
谿名武陵之源按僊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  
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綠淺而白白者激石綠者  
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豎不險翠  
穠不浮其夾岍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月色鮮如  
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  
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僬僬



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岼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  
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  
星月文章。岼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  
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逍遙飛動。若  
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  
玉冰。壇面俄起。燼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  
中有溪艇。汎上。一人雪華鬢眉。身着秦時衣服。手鼓  
短棹。意狀深遠。合之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奇。鶴情閑暇。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  
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  
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  
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  
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  
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  
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名山勝槩記

卷之三十

湖廣四

永州游記

柳宗元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鉞潭記

鈞鉞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石渠記

金水... 湖廣四... 永州游記... 柳宗元... 鈞鉞潭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鉞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石渠記

名山勝槩記 湖廣四



石澗記

袁家渴記

小石城山記

永州三巖記

游朝陽巖記

游朝陽巖記

游朝陽巖記

游朝陽巖記

流香洞記

盧燕

元結

唐功茂

袁表

施昱

范之篋

柳應辰

蔣穎叔

袁表

袁表

柳宗元

零陵三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游譙南池記

永州寺記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柳宗元



名山記目錄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飽菜軒記

陳繼儒

吏隱亭述

劉禹錫

溪上序飲

柳宗元

記愚溪

王恂

游愚溪

黃庭堅

浯溪題壁

黃庭堅

湖南襍記

元結

石溪記

寒亭記

茅閣記

九疑圖記

廣宴亭記

殊亭記

春陵菊圃記

宅仙洞記

董居誼



含輝洞述

劉禹錫

大酉洞記

王世隆

游彈子洞記

胡直

藏丹洞記

陸游

游沉香巖記

董傳策

游兜率巖記

謝巖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董傳策

九疑山記

煥蒙

飽菜軒記

陳繼儒

永州遊記

唐 柳宗元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董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瓮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在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流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予爲僂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永州遊記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注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積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歸。

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 鈿鉤潭記

鈿鉤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旁居者以予之亟游也。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



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子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存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因止。四百子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巳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逞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而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能至焉。噫。以茲土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得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青樹翠蔓。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鋸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深黑浚者沸  
曰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  
多楓柟石楠榎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  
采草紛紅駭綠芬勃香氣衝濤旋瀨退時溪谷搖風

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游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焉。

###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  
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  
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幅  
員濶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



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  
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  
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  
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  
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  
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  
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  
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  
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隙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  
八人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  
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  
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  
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  
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倖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記遊自應劭封禪儀後唯子厚永州野澹簡遠蕭然筆墨之外



永州三巖記

宋 盧臧

永之東南三巖相望穿堅貫險外峻內夷澹瀟之間  
號為佳絕火星巖嶄嶄亂石恠聳于傍曲縈斜通後  
瞰山腹往時黃冠師宅其側壘火星像為人祈福今  
宇壞基存緇徒構宇而居朝陽巖後阜前江呀焉淵  
邃旭日始旦華粲先及小亭巋然立于右岸澹山巖  
依山而上緣穴而下深入虛廣踰數十畝秦始皇時  
周真實之居今為佛圖山富竹樹澹竹為多其後斜



永州三峯記  
穴百步逸運而出捫蘿磴石復有小巖大抵永山類  
多巖穴茲三者爲極勝至者賞其外塵坐而移寒暑  
嘉祐丁酉二年被臺符承幙中乏四月始到永  
未幾遍歷所謂三巖者且酷愛澹山虛廣遂礪其巖  
石總刻三詩偶遇漕臺俞公按部游巖遂持詩以丐  
賡屬公好奇博雅旣賞會于巖下又從而繼其聲焉  
其從游者題名于別石時六月六日也

元結游朝陽巖記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  
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虜巖洞此邦之形  
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  
攝刺史獨孤恂爲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  
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  
巖下將眎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  
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  
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  
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  
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功茂游朝陽巖記

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火  
疆園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爲避暑之  
游是日也兩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衿歎溽道去  
閒揮五絃時寄一枰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於  
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噓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  
頽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朱袞游朝陽巖記

城南水西澳一山特異石皆广出呀喙北俛南仰勢

盡東嚮剝施交承若編參差石膚華潤乍青乍白間  
作虬鱗隱起斑斑似經作者上被青苔皆美箭香草  
氏半旁生下由盡望之畧不能狀迎瀨而南者巖也  
當巖之背轟轟中高次山時故有茆閣迴望城中當  
閣之氏石戶下穿華蓋偃仄橫門虛名大畧如鳥巢  
懸木之狀卽巖而居意象軒舉若出塵外境遠望空  
飛瀨迴光列嶂內映如坐西園每及朝暾初上川靄  
熹微巖之美於是乎集矣

施昱游朝陽巖記



巖在治城南出城西門舟行二里而近登岸以上不  
百武至山頂前人卽平曠處爲堂以憇客堂南稍轉  
而東石磴緣崖拾級以降面東而穴出者巖也巖有  
上下上巖石穴聳植濶僅數楹穴際兩凹相次如仰  
蓮瓣一石下垂去地二三尺許隱如游雲飄如凝烟  
壘如蜂房矯如龍首騫如鳳翼而適當其右中兩岸  
石皆堅濶好事者往往留題其間石側一亭額曰觀  
瀾則江流其在下也過此再歷石磴下數十級迺至  
下巖其巖亦不甚濶然空虛明朗洞然無物一水自

中出淙淙有聲大江汨汨循其前可以列席可以布  
武可以曠目次山之所得卽此也前人題刻甚多間  
有爲人劇去姓名者予以爲二巖皆無大奇觀上岩  
似偃仄而穴空虛然穴頽隆起而懸旒下施仰蓮上  
此則非下巖之所有下巖似卑湫而乏高聳然穴中  
空洞而清泉內出江流外逶則上巖亦不能過也豈  
所謂有主則寔無物則虛者哉予觀二巖而地中有  
山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夫自有山川以來斯巖之  
生亦久矣次山識之而始名自朝陽以來二巖之勝



亦久矣。而人未有能異之者。抑山川顯晦自有時哉。  
范之箴流香洞記

永城之右大江之西愚溪之南有所謂朝陽巖者郡  
之形勝最佳處也。崑下風磴盤空轉折而下路盡洞  
見洞口虛敞泉出其中扁曰流香寒澈香芬味冽可  
酌循泉沿澗而入深探乃得其原泉自石竇噴出合  
流觴石湍激成聲錚錚鏗鏘雲墩下空忽抑復揚仙  
佩鏗鏘迴旋委曲由中達外勢欲盡處則瀑飛如練  
尋丈下懸注於瀟水本天成曲水流觴之地不假疏

鑿導引而然游者往往於此席地汎觴縱飲爲樂  
成佳趣賢士大夫游蹤不絕歌咏之富侈於蘭亭巖  
志且載可考見也邇爲郡人迹其水道易以堅珉雖  
少涉於人爲而石澗迴流隔絕泥滓沁滌肝肺視昔  
殊清絕尤快幽賞迴視隔江之城郭與撲地之閭閻  
類皆等閒塵土爾元次山柳宗元周濂溪昔嘗游宴  
於此故今崑石之巔卽西亭故址而祠之歲有祀焉

柳應辰澹山巖記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爲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



表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  
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  
蔽映障遏之弊連甍接楹重基疊架疣贅延蔓殆將  
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烟爨燻蒸道墜陰黑非秉炬不  
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懌悉徹群僧  
之舍俾居巖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  
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  
楊巨卿同至游覽層構一空衆狀在目開築塞爲通  
豁破昏暗爲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

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

又

太守李公士燮召游澹山巖巖之風物氣象真隱者  
之所居竊思次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爲多年獨  
於茲巖無一言及是必當年晦塞未爲人知惟大中  
十四年張顥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  
通迄今二百一十七年矣後之游瀟湘者以不到澹  
山巖爲恨幽絕奇勝實亦可觀之地

蔣穎叔澹山巖記



澹山巖零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次山往來湘中爲最熟。子厚居永十年爲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未有聞而不觀。觀而不記者。而茲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隱而未發耶。不然使二人者見之。顧肯夸其尋常而遺其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

朱袞澹山巖記

柳子文章古今人稱道之。皆曰永州力也。及觀諸游山記中。嘗惟尊黃溪品第。永州山水特升最弗置。而未嘗及澹山之勝。吁。豈山之勝在黃溪之後。邪。子厚不能文章。好奇詭知游觀之方。然踪跡未至。雖在門階亦蔽焉而已矣。夫事故有幸不幸。命也。人固有不能性也。天固有縱不縱分也。山之不遇子厚。天也不然。以子厚溪上十年之身。尋溪買丘之志。顧能置勝如澹山者。以遺之異代乎。山故避秦之地。壁水附入于瀟。潺潺幽響。循山而出。水土石壁玉削。望之蒼蒼秀直。可擬珪璋。旁竇作戶。戶入可三十步許。乃卽佳境。大畧中宏下夷。折簾外仰上開。員竇髣髴中雷。白晝午夜。日月往來。星斗臚列。畧無纖翳塵喧。旣



遠萬籟聞寂瀨氣昇降如觀混沌分儀之初俯仰周  
旋勢絕窳窳席地燕坐可容萬人列榻分房可覆寒  
士深居寂靜可制頽齡故昔之避世者恒樂居之遂  
與世遺徃徃有獨立忘返之意今觀之岩中遺踪宛  
然東瞻壁影觀音結趺北眺列圖雷公倒掛定床蟄  
燕石田繡苔丹井泉香藥爐雲在逡巡三匝如奉威  
儀於虛古之聖人所謂洞天福地者非謂是與而子  
厚之弗遇焉天也夫以命分之於人雖一山之遇  
難之知道者亦可以自喻哉

袁袞游澹山巖記

嘗讀元結集知朝陽澹巖之勝癸卯四月五日謝病  
歸發全湘七日抵永太守唐公國秀招游兩巖自瀟  
湘門外渡江登朝陽巖巖多奇石翠黛如畫謁愚賢  
祠小飲前軒稍東轉而下石壁峭削俯瞰清湘曲欄  
危磴始抵洞口泉聲淙淙蓋外有礪道由地中而入  
者予濯纓焉復飲前軒而罷午後趨澹巖巖特高敞  
爽塏土夷燥可坐萬人巨石磊砢或玄或蒼如倨如  
翔洞門寬豁朗然虛明雖夏屋弗如也酒數行過洞



已昏黑二鼓還舟中是日和霽歸途大風雨渡湘甚  
危始知名山勝地登臨信有緣也漏下四鼓作此記  
復賦二詩

零陵三記

唐 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  
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  
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  
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  
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  
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



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  
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懽  
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磬鼓之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爾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䟽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均爲池爰  
有嘉木美卉垂水蘩峰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  
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滄浮嘯  
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

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宴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  
謀謀野而護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歟及  
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吝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游讌南池記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



多芙蓉蒲夫渠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艷里閭誠游觀  
之佳麗者矣崔公旣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旣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挾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  
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  
則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  
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以理行宜去受  
學錫而席之賢者悉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

翮夫豈趙趙湘中爲顛顛容耶余旣委廢于世恒得  
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永州寺記

唐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  
陵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  
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  
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  
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  
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予得而合焉。以



屬於堂之北垂凡均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辨以密  
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  
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遂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  
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缺焉  
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取休丘之窅窅可  
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巖巖

平茲丘孰從我游予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  
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  
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  
持錘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由是寺之  
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  
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  
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



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  
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  
錘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于  
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  
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斗絕。然而薪蒸篠  
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  
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

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  
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如闢丘陵  
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  
之竒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  
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  
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于斯而不蚤爲是也。  
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于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  
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



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有無  
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溪上序飲

唐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鬻之爲記。  
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  
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  
之。能不迴于泫。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涸。  
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泊。若  
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注視。權扑以  
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容



有婁生焉南者其投之也一廻一止一沈獨三飲衆  
乃大笑懽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  
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  
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  
有課程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  
者有促數糺逖以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  
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  
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  
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山水間不可不知此等權具



記愚谿

宋王楙

王建道遙谿亭詩曰道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樹  
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  
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  
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  
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  
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余觀二詩深有感焉當



道遙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輿翟禕增  
賁泉谷見誇於諸公者不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  
者道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  
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  
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  
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  
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  
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  
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  
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游愚溪

宋 黃庭堅

三月辛丑同徐靖國至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  
洞蔣彥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  
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  
不相見。



浯溪題壁

宋 黃庭堅

余與陶介石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嵒臺  
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以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  
載尚及之心最後於浯亭東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  
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王筋篆筆畫深隱優於  
浯臺銘也故書於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湖南雜記

唐 元結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  
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  
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  
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  
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  
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



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寒亭記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檻雲端上齊絕顛若旦暮景氣烟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于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

有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于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于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寐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



長之俾茅閣之什得系嗣于風雅者矣。

九疑圖記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

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郵。當合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爲山。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世識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



故圖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  
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  
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于鮮上而爲侯  
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  
故實爲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  
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  
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

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  
者誰能脩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  
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爲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  
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  
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于人哉公能令人理使  
身多暇招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  
木相蔭常多清風巡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



政殊跡殊。爲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  
于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春陵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于前庭墻下。及再  
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方  
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  
猶宜徙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  
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而  
如此菊也。悲傷奈何。于是吏爲之圃。重畦植之。其

近讌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  
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  
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于記後。



游沉香巖記

明 董傳策

楚中自茶陵以南長沙衡永三都綿亘諸山奇峰怪  
洞層見絡出水清澈尤稱其山之奇余耳目所厭殆  
幾不能狀記自永而出謂必無奇迺十四日丁亥晨  
發石級渡諸灘午從船窓隙望見一峯壁殊詭絕舟  
子云諸葛兵書山恨削立不能登焉夜泊陸埠遊興  
甚痒強拉岸邊人而問奇處有父老笑曰此境爲沉  
香塘迤邐數里入深山中有沉香巖奇甚顧此仙靈



所棲道多猿獠虎兕非數十人秉炬操戈戟不易可  
遊今暮矣郎君且休矣余與吳子相顧呀然時月皎  
如晝清風徐來余踴躍曰天假我遊諸君遊無恐余  
二人乃與周山人李生飲酒糜命諸僕人飽飯執巨  
杖提竹燈籠而前余二人各持一劍周山人李生各  
持一弓矢信步往遊不覺逾數里至一高岡岡上層  
峯挺秀旁有老木垂藤下瞰清江一灣水月四面曠  
野蕭然殆非塵境也進而登巖巖甚敞余輩方坐命  
酌吳子遽倦而假寐余視巖前有一小菴左覆漁

右插青竹數竿景象幽閒乃獨往而憇焉菴內一石  
函有書遂取視之丹書也意若遊客所遺顧此人跡  
罕到安知非有詭秘人藏之名山以遺好事者余得  
收而珍惜之因爲賦詩一首已而周山人李生從岡  
掖來云彼中猿獠虎兕交印跡于道知父老之言非  
我欺也促余還舟過而撼吳子猶未醒余復與二人  
徧踏中外大都其境幽其石峻其篁木邃茂其壑澄  
而深其村落大曠非余輩劇興不能遊遊且不能適  
余故以斯遊爲甚壯而吳子旣醒起而偕三人者歸



則讓余筆記之余不得辭

兜率岩記

宋 謝岩

曹成旣陷安仁郴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徙家于資興  
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兜率岩者神  
工鬼迹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爲世外遊但江天久陰  
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  
割松膏數百纒爲炬火用蓋聞岩中晝晦故也是晚  
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色將  
瑩各携九節啜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



達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岩穴不隔尋丈由山  
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合法界背疊林  
莽面列溪澗幽禽巧轉人聲復絕迤邐登山磴道盤  
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  
人爲窾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岩扃恍然天降地湧驚  
異滋至挺身入岩已覺溫鬱衆議褫去層綿衣袂然  
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頓回視金剛力士形若  
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舄薄而視之咸乳石也  
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岩東屑累之上有崢嶸坡直抵

岩頂望不可極西邁覩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聚  
皺成疊其中一疊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  
徹甘冷倍常路盡始出聞道尋之數桂矗立端正可  
愛地廣石平過於甃砌云法筵四開無有褊隘回而  
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菌蕈者若餅  
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雪者凡此類物象千  
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髣髴帷中之  
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盃百  
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



欲東游同游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偃僂至于扶携出俟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岩口以至深遠羣石縱橫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器皿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潤則画臺堆蠟含光四射火出微鑽珠幡舍利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無有一岩覽夫載籍石

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岩兼善而有餘宜如之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岩耳予伯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恠石供之萬一云



游永朝陽巖因泛瀟湘記

明董傳策

余讀唐柳子永州諸山水記未嘗不嘆其文之奇詭  
卓絕也既以罪竄斥道由茲境益愀然願訪其故所  
遊處而遊焉乃記所稱法華愚溪南澗者卽蕪沒不  
可得遊獨朝陽巖故在也而余與吳子以監押官之  
暇蓋連日夜往遊云當其弔古興懷尋幽命酌流羽  
觴而發詠招衲子以談禪已復乘月班荆涼風乍爽  
漣漪水色秋氣逼人咸屬吳子記之矣余不能更疊



作記遊語顧獨於柳子事有概乎中而余從巖前訪  
十賢祠則往昔名人官永者咸得祠惟柳子者不逮  
焉余指謂吳曰柳子可惜祠不逮者可恨夫柳子奇  
才乎奇才乎徒以少年英博之氣狎遊兩王生謂可  
籍手與堯舜烈患在不知人以彼其才令稍知問學  
悟理道豈至其身名委頓撼抑迄今千百年猶不獲  
伸也乃余獨悲其一斥之後遽歸恬夷羈永數年蕭  
然不擾有古寓賢之遺風焉其所爲遊覽山川諸撰  
次奇詭卓絕之文猶足命于世而不朽也彼其祠不

逮云者直規規時俗見耳夫司馬遷韓愈人之豪者  
也遷救李陵愈友柳宗元爲文古之人憐才不詭時  
好今視之有餘愧矣夫士有幸有不幸余遊朝陽巖  
觀記賢祠不逮柳子殆傷之焉吳子曰每病足下方  
而介迺其持論寬若此誠不意遊岩得新語矣於時  
放舟瀟湘水清徹底而余懷屈平之艱貞憶湘靈之  
哀怨迺顧益誦柳子去國竟已遊懷人淚空垂之句  
舟之人咸喟然興嗟不置也夜夢韓退之氏偕柳子  
詣余謝曰得子可稱千載知己矣余寤而笑曰柳子



宜快也乃韓子憐才之意顧今猶未泯泯耶又安知  
其不憑余而語云余輩幸不墮柳愆而今明時浩蕩  
又無假憐才者而釋縛焉卽余所指記者繆耳繆耳  
命之遊永朝陽岩因泛瀟湘記蓋余有二指云

九疑山記

吳興慎蒙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  
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峯各  
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九峯曰  
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桂林杞林有沙  
樹十二株大者七八圍小者計五圍縣官某欲鋸其  
最小者四圍爲用風雨霹靂死者一人樹在舜廟前



飽菜軒記

華亭陳繼儒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遠左軍典悉索敝賦  
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  
然構新齋三五搃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甘膾壹  
似野叟田庚之挈鋤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  
貧矣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  
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雀贈數種  
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憊昔韓晉公



一吏冥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  
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  
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  
含菽范斷藿周顛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苧卽  
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取望五侯鯖鄭官鱠  
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丁王者李贄  
皇丹砂寶玉雜投獻羨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罨  
人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  
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兵雜富而能

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吏隱之樂玄德謂張  
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吏隱亭述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甯入白  
外閑不知藏山歷級東望倪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  
相鮮凝靄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  
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漢視被廣輪千畝  
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微明峭絕藿靡葱蒨炎景  
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抃摧其別島置此  
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



假符子維左遷其間相蹊十五餘年封境服人其猶  
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人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  
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景物城池  
爲伍却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  
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  
爲古

宅仙洞記

宋 董居誼

靈陵縣西二里爲群玉山巨竹蕭森古木樛曲怪石  
萬狀地勢清勝一郡之奇觀也余謫寓永常杜門不  
出適秋晚氣清約領衛鍾子正偕館賓陳叔宜丘積  
夫同訪宅仙洞洞之下舊有群玉山漫莫省其處山  
中道士云僻在山之陰崖苔蘚中猶有字刻可辨荒  
蔽爲甚人跡罕到余亟與同來二三客隨其所之極  
其所止而休焉徘徊四顧怪石林立峭拔透邃入眼



成畫去東南十許步有隙如扉欵通乎山之顛而叢  
篁蔓棘襍錯相拒不可着足未免俯僂攀援而升山  
路四轉巖竇畢露爭奇獻巧應接不暇出而舉手相  
賀凡一山高下妙處了然在吾人腦次矣繼而約副  
將趙聲遠循前日之所經歷命斤誅穢隨勢取蹊後  
月餘又得翻經臺之故基盡取當時造化融結之功  
貫而爲一自是無入而不得或謂此山距郡城甚邇  
豈無前輩題品而湮沒經歲若無聞焉何也余曰天  
下之事久則廢廢則興如環無端不無終詰者不獨

此山也余今日幸而與之相遇苟棄之而不顧則此  
去興廢又未可量宜立游亭以昌厥後越旬日而成  
因賦詩於其上復此一段奇觀然人之好惡不同物  
之隱見有數更數十年之後又安能保其興廢何如  
哉烟霞痼疾不能自己度不滿識者一笑



含輝洞述

唐劉禹錫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爲  
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于無事清機羨益盡付山水  
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  
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  
曲房藻繡彤彤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  
杳非人寰意其當爲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  
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

字伯通詩  
一  
其山也余今日幸而與之味酸醜之  
去與與天木四時宜宜  
因感特飲其土於其  
不刻以序其更道本  
其山也余今日幸而與之味酸醜之



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于世盍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喏不能名顧謂竒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茲境貴于異日豈地

寶有時而發耶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發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畧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闕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翫竒菱野憩林而民悅之旣悅其至益知所嗜捫陁歷峴來適公志偶得竒絕聿來告公駕言從之谷岸溟蒙有石如門又如垣墉繆蔓交木似綸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縑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



撫側逕夤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  
門與日明昏與者如石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  
榭匠生于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後以私屬結構暨  
茨子來嬉嬉無事而就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  
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  
適形神不羈元氣顛然觀吾朶願遵渚之鴻有時而  
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  
游跡永在斯

大酉洞記

明 王世隆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卽昔人避秦處也  
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卽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口  
四舍許爲大酉山卽道書所謂第二十六大酉華妙  
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  
者是已山多石洞豁訝深邃不類人世其濱江者特  
壁立倒出江側上有懸溜成石乳二一擊之作鍾鳴  
一作鼓鳴舊名之曰鍾鼓洞其在內者曰華妙洞洞



門甚狹隘幽暗必揚燎彳行乃可入既入里許卽曠  
然平沙可游可卧再進則有石室相傳爲秦人藏書  
室卽穆天子藏書處也父老相傳先世有樵夫入洞  
中卽石室取書出見風皆應手滅成灰塵今則無可  
見矣山之巔爲九峰嶺蓋宋道宗時嘗封禪天下名  
山福地茲山亦以名勝得與今猶有故封者九誌錄  
爲九峯嶺者誤也山腰有會仙橋及張果煉丹池雖  
不可信而居民耕作往往斷地多得靈砂滿疋數四  
蓋必昔之幽人志士所棲隱也莊子讓王篇謂舜

天下於善卷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自得  
於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迹之枉山宋  
封爲遁世高蹈先生今其遺跡具存而屈子所謂朝  
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枉山卽茲山也世隆嘗讀書茲  
山鄉之人士多從世隆游者乃卽茲山爲書院曰大  
酉華妙洞書院爲堂二曰讓王堂曰逍遙堂蓋皆本  
莊子語及善卷之事而名之也曰高蹈祠卽宋故封  
之名以祠卷曰丹砂房蓋辰之土物莫靈於丹砂故  
神農嘗百草以丹砂繫之辰其名著矣故卽地所出



而名之是皆余所作因是以求之庶幾乎不與草木  
同朽腐也其曰鍾鼓洞曰秦人藏書室曰會仙橋曰  
張果煉丹池曰九封嶺則皆山所固有予不得而增  
損之焉夫莫大於天下莫聖於堯舜卷也乃欲天下  
而不受其視堯舜若薄之而不爲者其志遠矣要未  
可以隱逸一節之士論之也正猶丹砂不列於人間  
飲食嘗用諸品而其爲世外奇寶則世固有知之者  
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游彈子洞記

明 胡直

辰溪之乾溪北山有石洞豁然張也土人指曰是石  
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衆水咸  
歸洞底伏流三十里出銅馬潭合盧溪江東去予數  
過異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逼洞口卽步循亂石攀  
緣履口外憇盤石上仰觀中巔皆峭壁上怪石糾拳  
倒垂若鬢首然旁兩崖峙天若雙門闢兩掖焉水落  
石間雷吼輪鞞或爲鏜鎔之音石勢如動子嘿坐久



之復攀緣度數流始抵洞中洞高廣俱可數十丈下  
遍水石因選石跂而外觀則見衆流之歸也如歸飲  
啗之內洞中之右又一小洞窈黝不測則伏流入深  
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負小方石小方石又負一巨  
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茄房咸如人所置予欲更久留  
則石燕數萬穢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言穢或言無  
他奇既出或言奇又或言幽予曰嘻予未游於物之  
外也人惡知淨穢之辨奇不奇之分予獨訝者今時  
旱虐苗稿盡矣乃不使衆流分布溉之乃獨飲啗其

腹甚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橫溢連  
年江漢洞庭不得率其職。則又不若茲洞。則歛而懷  
之。之爲愈也。予曰。若是則洞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  
因并記之以自思。



丹洞記

宋 陸游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子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鏤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積藏輸諸府庫緘識唯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仙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



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時西望三峽東帶  
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仙真鍊藥騰舉之地至子輒  
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  
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  
恨以脫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  
辛未山陰陸某記

水滸山陰之西餘一里許東有穴大天然而

宋陸某記

